

重訂四書說叢

無回轉 後學

章炫然若

章如錦無文

中庸大意

管東溟云大學中庸二書俱以慎獨爲本大學專爲用世者說故其止至善也止于沒世不忘

管從賈達石經本故

然云中庸兼爲邇世者說故其達天德也達于無聲無臭大學但述帝王經世之道中庸旁通釋老出世之宗卽經世而出世者孔子也子思親承聖脉故達斯旨孟子便隔一塵又云盱江羅氏云凡讀中庸全

篇須要句句貫着中庸二字方有着落最得其旨且以首章證之古者原有性命道教四名不知含着許多精義領着許多條目周禮六德中原有中和二名蓋智仁聖義之極致也子思一切從人身中之性情發之以爲性非雕琢之物天命便是性也道非遠人之物率性便是道也教非強世之物脩道便是教也中和非聖人之絕德喜怒哀樂之未發便是中發而皆中節便是和也皆言費中之隱不言隱中之隱如言隱中之隱則天命之上豈無先天真一之性率性之上豈無爲物不戕之道脩道之上豈無出離生死

之效。中體豈是專屬未發。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中。也。
和體豈是專屬已發。太和所謂道是和也。然則子思
無乃遷就其義理。支離其條目。以誘人入道哉。非也。
察乎天地之道。卽造端夫婦之道。道體如斯。君子以
人治人。必就人心之所易曉者。點之。教體亦如斯也。
智者覩破此義。然後終日下學。終日上達。雖入塵凡
生死羣中。而隱然不逐凡流。故曰中庸之爲德也。其
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董云中綴之以庸者。明是對
行。惟的下藥。其實不盡於平常。才說平常。便須有不
及之虞。如本文舜之受命。武之戎衣。周之制禮。豈不

是驚天動地事業。然到未發之體。原來只是合下如此。一毫不逞精采。昔人謂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亦庸乎。故庸者因世立教之言。不與中字作對。中庸開首曰。性曰道曰教曰中和。皆極精極微之論也。然皆收拾在人身。而究竟不外於喜怒哀樂之用。夫喜怒哀樂。豈聖人所獨有。而常人所無者哉。人以是求中庸。思過半矣。但天下有真必有似。似者真之賊也。故次章卽指及中庸之小人。以示之。然中庸之君子。與反中庸之小人。俱不常有。惟中人最多。中人者。日飲食于中庸。而不知是中庸者也。何

也。世衰道微。非驚而入於賢。知之過。卽退而安於愚。不肖之不及。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然則必如之何。而後爲中庸耶。必擇如舜。守如同。強如君子。而後可幾也。然天下奇節之士多有。而中庸不少。概見者何哉。所以然者。不能庸故也。非獨素隱行。惟者。是不能庸。卽半塗而廢者。亦是不能庸。故必遜世不見。知不悔之聖人。而後能中庸耳。蓋深見世之不能中庸。由於中隱。惟之毒。而其不能不受毒於隱。惟者。以名根之未斷也。不知中庸之道。至費而非隱也。至庸而不遠於人也。至素位而不必僥倖於外也。至邇至卑而

未始不高遠也。至微而無一不洋溢昭著於耳目前也。此皆以理明中庸也。猶恐言理而不及事。則人不信。故舉舜之受命。文之無憂。武之戎衣。周公之制禮。皆千古極不庸之事。而名之曰孝。名之曰達。見奇事無不歸於庸德也。又舉孔子所對之達道達德九經三近而一一通之於誠。見王道必本於天德也。此又以事明中庸也。可見人患不明。不患不誠。人患不盡。人不患不合天。故復反復言之。其間或稱至誠。或稱聖人。或以天道領人道。或以人道歸天道。因地階級不無差殊。大抵非述其業。則闡其德。總以明天人之

合一性教之相通耳。因推本於仲尼。見立中庸之極則者。萬古一人而已。必至是而業爲業之極。至聖之配天是也。德爲德之極。至誠之達天德是也。然德業至是。於至聖至誠本體上。不曾加纖毫。此乃所以爲中庸也。末遂示人下手工夫。當從事於闇。而不當從事於的。闇則由微而顯。復卽顯而微。業必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德必至於無聲無臭。不離喜怒哀樂之常。而直返之天命之始。至矣至矣。倘有一毫的然之意。則必落隱恠之窠臼。而其流且爲無忌憚之小人。可不慎哉。蠡測如此。未知是與否也。

天命章

近溪云、只天命之謂性、一句了却一部中庸。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所謂人性皆善。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者也。中間只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命。不過其節。則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自我位。萬物自我育矣。此只是人情才到極平易處。而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中庸爲道而作。其實道之不羽。由於不識性字。張子曰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若兼氣言性。如何率得。如
何便是道。子思開口說天命之謂性。與孟子性善性
字同。是全無夾帶欠缺的。所以任他見成做出。便是
道。此二句。雖只是論理。不着人說。但才言率。已兼有
人在。又是程子所謂人生以上。不容說。言性不言氣。
不備者也。故又須說個脩字。率方完全。下文戒懼正
是脩。脩正是所以爲率也。雖修也。實率也。實命也。
人但說個率性。不知才說性。則習性與真性相挾俱
來。任他率去。如何得是道。必實實下修道工夫。如下
文戒懼慎獨。無須臾之離。然後吾心無不中。無不和。

卽順吾之喜怒哀樂率之。莫非大本達道之流行。所謂率性之謂道也。果至是。則雖自率其性。而直與天地萬物同返於天命之初。何不位育之有。來矣鮮云。戒慎二條。乃下學工夫。到了喜怒哀樂二條。是聖人能事。專言理矣。所謂工夫。只是時時不放。所以說不可須臾離也。是把戒慎恐懼。遏人欲以存天理。作一個課程。朝也是此課程。不須臾離。暮也是此課程。不須臾離。一事也是此。不須臾離。萬事也是此。不須臾離。默坐澄心之時。也是此。不須臾離。續紛多事之時。也是此。不須臾離。常時事君事親處友。也是此。不

須臾離。變時刀鋸鼎鑊也。是此不須臾離。在孔門也。是此不須臾離。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在孟子也是此不須臾離。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此之謂思無邪。此之謂無不敬。久而久之。直至於至誠無息。無息者不須臾離也。純一不已。不已者不須臾離也。雖是聖人渣滓渾化。然聖人豈無人心。但聖人義精仁熟。雖有人心從心所欲。不踰矩。人心亦道心矣。故曰閑邪存其誠。言龍德正中之聖人。既至誠無妄矣。而又閑其邪也。故曰無射亦保。曰死而後已。既至至誠純一。則此

心純是一國天理。無意必固我之私。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故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故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與天地參。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是故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既配天矣。豈不天地位萬物育。夏雲渠云。此章大意只是要人慎獨。前推道所從來不可不慎之由。後說到中和位育。

見能慎之效。通章曰道曰性曰所不睹所不聞曰獨曰中總之一件而已。袁了凡云率字有稱性而出之意。既曰性則本無增損不屬有無連自然也說不得。只色色任他本來。盎然流行。自各有個條理。此便是率。若舍此別有所趨向。有所商量。便是率情。如何能是道。從先議云。朱子以天命之性無不善。但在順而率之。此所謂不戢人性而成仁義者也。然亦須點到太極初落人身之時始得。蓋太極初落人身。渾身俱是中和之氣。故率之即爲道。至於流浪多生。轉出許多不善氣習出來。性亦難於直率矣。是以又

有盡性曲致之說也。率性盡性二言最妙。率者從天。命之中和處率之。盡者從人物性之不中和處盡之也。孟子亦是全向率性上說。疑問云。脩之直到致中和地位。不曾於心體上加分毫。天命之性本如是。率性之道本如是耳。但非無作之用。便是脩。不獨衆人。賢人有之。聖人亦有脩。堯舜競業。文王臨保。分明是戒慎恐懼一脉。但脩之分量。凡聖不同耳。一落於人。便不能無脩。一落於脩。便止可言教。○聖人情卽性。而賢人未免反情以合性。陽明之說亦似可商。朱子云。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

有不能離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離的。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此是論理如此。其實道也者三句只是論性天體段如此。下文戒懼方是人不能離。疑問云不睹二節是一意。蓋提個其所不睹其所不聞分明說是隱微之獨。曰戒慎乎恐懼乎分明是個慎字。下一節不過將莫見莫顯申釋其所以不可不戒懼之意。二節只是一節。動靜原無端。工夫原無二也。纔離却不睹不聞便是見顯。觀下文已發未發可見。非又有獨之一節間之於中。或者猶泥於大學之慎獨是意之初發處爲疑。不知心非死物。不睹

不聞正其動靜之合一處。但大學傳誠意。故卽指其
幾動處爲獨。而不睹不聞之體。自可不提。中庸論道
體。故直指不睹不聞爲獨。而欲動之幾。又豈在外。二
說原無牴牾於其間。若必慎獨是慎意念之發。而不
睹不聞更須有戒懼工夫。則所謂戒懼者。將用之枯
槁寂滅之地。而所慎獨者在靜極復動之時。動靜果
有端。而工夫果有二耶。且大學是孔子口授初傳。若
不睹不聞與獨有別。則大學工夫當先從不睹不聞
始。何但言慎獨遺却戒懼一節緊要工夫。而必待子
思發之耶。不睹不聞指性體之有密言。莫見莫顯。

是就中提出其要幾言之。才說所不睹所不聞。便是有見顯之機在。終不然塊然枯木不成。卽說到莫見莫顯。試思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其體段可是暗聞得否。此其合一不待言者。聖賢立言。豈能一口說盡。又爲下學指點下手工夫。不得不周匝言之。故其次第如此耳。曰然則大學何以屬在意說。曰獨兼未發已發。大學就誠意章說。故從欲動之幾言之。見顯之意居多。中庸論道從渾淪處抽出言之。故以不睹不聞爲主。了凡云。不睹不聞。卽鬼神章所謂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非不視不聽也。試以身體之人從朝

至暮。那有不睹聞之時。開眼見物。合眼見暗。有聲聞聲。無聲聞寂。眼前不見物時。只可謂之無形。不可謂之不睹。耳不聞聲時。只可謂之無聲。不可謂之不聞。除是熟睡時。始無睹聞耳。蓋天之所命。本無聲臭。豈有見聞。於此戒慎恐懼。是就聰明所不及。聲色所不到。默默檢點。此是聖門第一路工夫。若朱子就耳目上說。則去道遠矣。此不睹不聞。自其藏於渾淪而不可見。則謂之隱。自其入於散殊而不可像。則謂之微。至幽而萬象昭然。故曰莫見至小而萬形畢具。故曰莫顯。是卽所謂獨也。獨者無對之稱。目與色對。不睹

則離色而獨矣。聞與聲對。不聞則離聲而獨矣。於此不隨不染。常自醒然。便是慎獨。便是修道實功。朱子云。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個敬字。也不大段用得着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似極力把持。四書心考云。戒慎恐懼。亦是人性自能如此。非故於人性上添一物也。周公係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朱子以九三性體剛健。故有乾乾惕厲之象。此盡性之事。龍德之學也。陽明云。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懼是說工夫。是否。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

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朱子云。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愚謂四條太說得自然了些。戒懼徹上徹下語也。以上達言之。果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果是終日乾乾。夕惕。果是本體原是戒懼的。果是只不要昏了他。便是若下學必須平日講過。欲存理之功。臨時有卓豎精明之勇。認得獨體停當。方知戒懼不容致纖毫之

力。若言之太早。恐去一執着病。生一無記病。非子思教人修道之肯也。蘇紫溪云。莫見二句。與十目二句不同。此言有無合一之妙。正見道之不可離處。以道爲有。則此心之中。目不及睹。耳不及聞。何其隱且微。以道爲無。則無形可見。而實不離乎形。無聲可聞。而實不離乎聲。又何其見且顯。蓋道在吾心。而卽在日用。道在日用。而卽在吾心。故曰費而隱。又曰知微之顯。湛甘泉云。獨卽上文所不睹不聞之實體。觀下一故字可見。此節乃申上文而致叮嚀之意。非以靜存動察爲對也。皆動中致力以養其靜之工夫也。

雖日睹日聞。而所不睹。所不聞者。未嘗不極天下之隱微。所謂未發之中是也。卽不睹不聞。而所睹所聞。未嘗不極天下之顯見。所謂中節之和是也。中和是性之本體。人人有的。不待養盛之人始得。但人不能盡戒懼之功。以率之。所以其氣象不見。而喜怒哀樂。皆爲一人之私。而不復與天下相通。故朱子曰。慎獨而中和出焉。劉觀時問陽明曰。未發之中。何如。曰。女但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到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了凡云。未發已發。非對待。非先後。龍溪嘗謂發而中節。卽是未發之中。原不曾有所發也。歐

陽南野云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卽思慮不生安閒恬靜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和之用也卽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猶聰明者視聽之未發而非視聽有未發之時傳習錄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心無時而不知知無時而不發發而無過不及焉其獨知必慊矣此所謂自然之節自有之中也不失其自然之節自有之中所謂中也者也者和也中節也所謂致中和者也亦不可以動

靜分者也。大全小註云：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戒慎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聖人之德也。蘇季明問程子曰：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明儒經翼問：未發已發，是一時是二時？曰：後儒只添一已字，便作二時看了。未發是發。

的主宰。而中節是未發的流貫。更無先後。喜之所喜者發矣。而喜喜者未嘗發。怒之所怒者發矣。而怒怒者未嘗發。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焦氏云。子思言慎獨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焉。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卽撥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曰。縱滅一切見聞知覺。內守幽閒。猶是法塵影事是也。曰。動於情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爲動。知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爲波。而波未嘗不水也。性可爲情。而情未

嘗不性也。噫。非知性者其孰辨之。朱子云。四者俱從無處發出。不是寂滅的無。只是無過去未來見在之累。便是有而不有。此語最精。顧涇陽云。說者以未發非時與朱子不同。其實朱子亦曾主前說。後定從後說耳。愚嘗平心體究。竊以兩說不妨並存。陽明曰。只因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故劈頭說個無未發已發。若真知得無未發已發。就說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個未發已發在。蓋亦有見於此耳。曰。陽明所謂原有未發已發在。果以時言乎。曰。觀其下文以鐘聲爲喻。而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

是寂天寞地。明明點出兩個特字也。必如此看。方不滯於一隅之說。朱子前說云見本集涇陽摘入。小心齋劄記中。三之謂。兩謂之。語氣大別。勿草草看過。積則正云。未發則涵天地萬物。而植根於不睹不聞之中。故爲大本。中節則推喜怒哀樂。而其由於天地萬物之大。故爲達道。常人亦有一念之中。一念之和。却不可言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君子由慎獨養來。方可語此。中庸恐人認中和淺了。又足此二句。卽不言致。而此外無致矣。故致字只宜輕看。疑問云。天下之理之著見明顯者。皆在於隱微。故曰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天下之理之本來恰好如此者。皆依於未發之中。故曰天下之大本。大本二句已盡位育意。二也者。提唱之詞。續董云。慎獨所以致中。致中所以致和。無兩項工夫。此句亦帶得輕。頓在天地二句上。言聖神功化之極。亦只見率性而已。不曰位天地育萬物。而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既致。無異著衣喫飯事耳。續了凡云。人無心外之天地。無心外之萬物。吾誠養得此心完足。則六合之大。精無不通。蟻蝶之細。氣無不貫。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自是實事。學者試自體驗。此心稍稍養得好。那時節便

覺有一段清寧開闢之象、飛躍活潑之趣、這便是位育真景。況久而徵者耶。饒氏云、致中和而位育、是有此理。但所居地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致有廣狹、如爲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爲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如充其量、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卽位育之極功也。問堯湯不可謂不致中和、而水旱不免何故。朱子曰、經言其常、堯湯值非常之變也。又問如此則須就人主說方有。曰、規模自是如此、然

人各隨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曰然則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其世。乃不能以致中和者。救其一二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極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垂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

君子中庸章

仲尼節是正文。下一節是上節註疏。疑問云。君子

中庸者。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君子卽是中庸也。無兩層意。疏意云。中庸二字不平。中卽是未發之中。人能脫得情識盡時。一切俱是平常事。卽聖人也。是不得一些精采。此惟君子爲能然。故曰君子中庸。小人純是情識用事。分明與此相反。故曰小人反中庸。小人猶孟子所云鄉愿也。其於中庸模擬極肖。似而實反。故首辨之。若尋常小人。何待辨斥。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二句是疏上叫起語。不重。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兩而字最有意。政謂小人無忌憚處。絕似君子之時中。而只是用時中的。

一副心腸不同。所以君子用之則爲時中。小人用之則爲無忌憚。辨在體而不在用也。無忌憚與戒慎恐懼截然天淵。真僞之辨全在於此。草廬輯粹曰。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却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爲庸也如此。

中庸其至章

首句夫子反覆中庸獨見其妙。突地贊出此一句語。氣小頓轉。眼當世不勝慷慨。故曰民鮮能久矣。若謂中庸而民鮮能。非聖人語氣。至與費隱章及其至也。未章無聲無臭至矣。至字同。疑問云民鮮能久矣。見世非素隱行恠之入於僻。卽半途而廢之入於偷也。民鮮能久矣。有兼嘆上下意。假令唐虞之世上之人立極建極。下之人遵道遵路。亦何鮮能之有。管登之云。雖竝提中庸二字。而中意全收在庸上。蓋爲衰世之離庸以求中者發也。世教日衰。人多求之庸言庸行之外。故有此嘆。

道之不行章

管云此章又引聖言以剖鮮能之故

刪正云道不

行由於知愚則心力貫徹處卽行也非知外有行也

道不明由於賢不肖則踐履光輝處卽明也非行外

有知也知行合一故特互言之

夏雲渠云賢知之

過亦只是見不到耳注中不足知不足行說不去

知愚賢不肖皆是有意求道的人只因多着了一分

意見所以不入於過便入於不及反不如日用不知

之百姓可以與於道也故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

知能焉

陳北山云知者過之如佛老之徒賢者過

之如晨門荷蓀之徒。中庸雖兩字並提。只是教人見中於庸耳。舍庸別無中處。賢知過之是不肯庸。愚不肖不及是不能庸。然此不肯庸。不能庸者。究竟不出道外。但行不著習不察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或曰何謂不能庸。曰君子而時中。時當如此。卽旋乾轉坤。許大事業。在本分上。只是庸德。愚不肖者。便看來做許大事業。退避不肯承當。豈不是不能庸。道古錄云。知行交相爲用。世間一飲一食。莫不皆然。雖有嘉穀。不食不知其旨。非先行之旨。何由知。旣知其旨。安肯不食乎。唯是二種人。坐在飯糲之

中妄作他想。厭常食不食。日求奇品異味。奇異卒不可得。遂餓而死。所謂賢者知者流也。亦以不行故不得知。不知故不肯行。是自爲過。非飯罪也。又一種者亦坐飯籬中。妄以爲毒物所留。寧餓而死。不敢輕嘗。是謂愚不肖。不知不行。不行不知。交相瞞者也。吁嗟使無此二種人。天下豈不皆飽飯之夫哉。上節大意已盡。下節卽就上意反覆歎之。無兩層意。訂釋云。過與不及。雖分屬。而意則專。督賢知之過。愚不肖自相形而見焉。蓋愚不肖不能反中庸以亂天下。唯賢智有過高之標。足以走豪傑而移世風。故夫

子病之。愚不肖非對中道稱不及。亦對賢知稱不及。
○按登之訂中庸以道之不行節自爲一章爲分責
賢知之過。人莫不節合下章爲一章爲責愚不肖之
所以不及。故如此說。然其意深有得於作中庸之旨。
故並存之。

道其不行章

疑問云其字夫字大有感慨意在。作文只講此句便
了。注中承上章起下章等語。是子思引言意不可攪
入別章做此。

舜其大知五章辨

夏雲渠云。孔子平日贊舜贊顏淵。告子路等語。皆有
個中庸意思在。故子思錯舉以成書。初無擺列知仁
勇及道所以行所以明意。且舜用中於民。便是行了。
何得獨言知。顏子擇乎中庸。亦是知。何得獨言行。真
宋人穿鑿之見。

舜知章

大知不可以言語形容。觀下文數句便得。了凡云。
舜之心。純是虛體。一生受用處。只是舍己從人。故好
問好察。邇言二好字。從性中流出。隱惡不但是不宜
在己在人一也。聖心純粹。纖翳不留。見惡便化了。連

胸中亦無停蓄處。揚善亦不止是不匿。舜心止有一善。纔遇善便自要宣揚出來。自不容已。董云執其兩端。譬如執矢。因彼而執。不自執也。用中於民。譬如發矢。因彼而發。不自發也。通上數語。所以極狀其空明無礙之體也。兩端可得名言乎。不可也。夫子他日曰。我叩其兩端。卽此兩端也。凡物非一不神。非兩不化。故以一來一則一。墮於兩以兩觀一。則兩具而一呈矣。朱子凡物皆有兩端。最得其解。小大厚薄不必拘。縱百千萬億。止可謂之兩端。卽偶舉一件亦自有個兩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一時事。凡物

一具則兩形。兩形而中亦呈矣。方見其兩時卽執也。其得中時卽用也。其執其用皆在物而不在我也。聖人則卽兩卽中。隨執隨用。何先後之有。了凡云。看他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可見終身不曾自用。遇着事來。自然要問。問處自然有滋味。故好。程伊川云。造道深處。聞常人言。莫非至理。李卓吾云。舜之好察邇言。子以爲非。至聖則不能察。已至於聖。則自能知衆言之非邇。無一邇言而非真。聖人之言者。非強爲也。真見本來面目。無人無我。故也。本來無我。故本來無聖。本來無人。故本來無邇。故曰。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居深山之中。木石居而鹿豕遊。而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也。此豈強爲法故如是。疑問云。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執兩端用其中。此皆自人所見而言。舜未嘗不好不揚不執不用。而舜皆不之知也。又云。其斯以爲舜乎。猶云。此纔是舜。不可講向知上去。○戊辰會試。惟傳錦泉得之。又云。此是大舜之時中。李卓吾云。用其中於民。聖人無中。以理之所合爲中。故曰時中。

予智章

疏意云。不能菴月守。只是知之不真。知火之必熱。則

寒時定用近他知水之必寒。則暑時定用親他真知此理。收攝保任。自不容已。此章最好驗知行合一之理。原旨云。行之未至。卽是知之未至。如秉燭夜行。行到此處。方明到此處。曰予知。亦似就賢知半邊人說。不能朞月守。正是隱恠引之而去。

一說。○管云。夫子傷中庸之道久湮。學者非擇之。不精。則守之不固。而猶號於人曰見道。故有慨而云然。上半節。譬士無擇術之智。而爲不中不庸之學。所誘陷者。如楊墨之率天下而無父無君是也。下半節。正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日月至焉者也。

回之章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功在擇而不在服膺也。正不喫力。語若說得呆板。便是塊然株守一物於胸中。何以爲顏子。管云。擇乎中庸。意向庸字上。謂從庸德庸言。擇出此中也。疑問云中。庸原是心體。擇是求合此心體。服膺弗失。是時時不失此心體耳。善卽是中。庸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原非二物。問古人云。一得永得。旣得矣。復有所失。何也。陽明云。吾人之學。患無所得。旣得矣。保任工夫。自不容已。且道得是得個恁麼。此非意解所及。擇乎中庸。

不能朞月守。便是忘却保任工夫。亦便是得處欠穩。當堯舜競業。無怠無荒。文王勉翼。亦臨亦保。方是真得方是真保。任學至大成。方能強立不反。放手得太早。自是學者大病。本體原是戒慎恐懼的。見得本體。自然戒懼之不容已。此便是服膺弗失。管云。一卽一貫之一。亦卽首章慎獨之獨也。乃學問之大頭腦處。士亦有擇中庸於萬殊。不能得中庸於一本者。是以難於朞月之守。其因則以博文勝而約禮踈耳。顏子之心。屢空。故能反博歸約。得此一善。能得之。卽能守之。叅之魯論。則一日歸仁。正是得一善之初心。

三月不違正是拳拳服膺之後心。

天下國家章

疑問云上三句只是以天下所駭以爲難者形容中庸不可能意不必以知仁勇硬軟入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亦說不得倚於一偏。管云三者在聖人亦皆庸行中事唯賢知之士則以爲奇勲峻節而步趨之夫子皆本中庸之道以裁之正謂顯奇於庸行之外猶易取中於庸行之內最難也三者一裁於中庸便是至德此於語中天帝堯德泰伯仁比干見之不可能不可着實做難能說不可能與難能不同。

中庸易知易能何難之有。只狀中庸之妙。難字意自在。旣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此是虛論。彼就人論也。然聖人唯不以能能。故能耳。訂釋云。或疑聖如夫子而猶謂中庸不可能。然則中庸果絕德歟。曰非也。此爲素隱行恠之流發也。中庸之道率性而已。性果難率之物哉。末世率性者寡。而戕賊人以爲仁義者多。於是見中庸之不可能矣。故斯言也。雖究竟之譚。亦傷時之論也。苟究聖修之極。亦只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而中庸其至矣。豈曰絕德。第又考之易傳。似謂精義利用可能也。窮神知化。

不可能也。然則神化又出中庸之道之上乎。曰。此則所謂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者也。非中庸之上。別有神化之道也。然夫子有從心之中庸。而自歎於神化者何。曰。夫子自信盡人道之中庸。而不敢自許盡天道之中庸也。則中庸之不可能尚在也。苟至於窮神知化之體。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吾性體中平常事。而況中和位育之人道。有何奇哉。學至於是。方乃不見中庸之果可能。果不可能矣。却又不可認中庸必待窮神知化而後能。其達亦自有漸。當知非窮神知化之難。得一善之難也。

問強章

抑而強與。是南北二句中轉語。不必添子所當強字。
寬柔以教。教字空說。不必說設教之教。疑問云。
不報無道。不免有含忍意。與犯而不校自別。疑問
云。此中和卽是首章中和。人心體只有個中和。中和
最強且矯。任有道無道。只守着和不流。中立不倚。自
便是不變。塞至死不變處。夫子語雖四平。却重中和
二字。總是君子而時中。問和不流。中立不倚。夷惠
正是如此。朱子曰。是曰惠之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
是中立不倚。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歸來。及武王伐

紂又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和則自然中節。安得流中。則自然四虛。安得倚。不流不倚。亦自人見之。若有心不流不倚。其流倚亦甚矣。朱子云。中立易於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袁七澤云。和者已發易流。今不流而返其源。中者未發。未發則四空無着。意識不能緣。情念不能到處。君子安住其中。不依倚一物。且隨所遇之有道無道。一無所變遷。非聖人其孰能之。故曰強哉矯。和不流中。不倚。則無往而不可。人見爲有道無道。君子視之一喜。怒。哀。樂。之境界也。人見爲不變。塞至死不變。君子

視之一喜。恕哀樂之中節也。此其從前之定力如何者。而不曰強乎。此二強哉矯。似當從中和中看出。豪傑徃徃爲時平主聖亂了脚手。彼時非不自謂一團學問。試反之出潛初念。定不肖矣。春秋之世。豈非無道。夫子汲汲皇皇。至死方休。不似沮溺丈人之流。商量躲閃。到此地位。純是一團性體。豈特賢於衆人。故曰強哉矯。續四矯字。亦似對南北言。矯然出於風氣之上也。管亦云。夫子歷數而贊之曰。強哉矯。強在矯上。咏歎之詞也。

訂釋云。或疑素位而行。中庸之道也。夫子表君子之

中庸乃以矯爲言何歟。此非但爲子路對證之藥也。然亦有大因焉。末世風靡賢者易爲是非利害所動。非用矯以挽之。鮮有不流於鄉愿者。用矯乃所以用中也。君子處叔世之中庸類如此。使在大道爲公之日。何以矯爲。

素隱章

夫子深見人之不能中庸者。皆由於不庸。不獨素隱行恠者倡其風。卽半塗而廢者。亦是陰中隱恠之病。使不有所引。何以有所廢。故直說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許其能中庸。見名根一絲未斷。不可謂依中。

庸也。此夫子剔出鮮能的骨髓處。素隱行恠，不止

是賢智之過，然起手亦必從道上差去，是亦賢知矣。

遵道道字，卽是中庸了，亦不可便加他個愚不肖，然

不能自主，是亦愚不肖矣。半塗而廢，卽在道道句

內，遵如童子之遵嚴師，原無浹洽，故不得不廢。照弗

能已看，亦自見。人見得真體得到工夫，方能洒落。

故久而不厭，若只是影響依傍，好而不樂，路長必倦。

擔重必弛，遵道者之半塗而廢，病在遵也。與弗能已

對照，義自了然。續管云：道卽中庸之道也。然或擇中

之初，一善之所得，未確，則欲罷之內，念易生，又或守

中之際。衆口之所咻交加。則變塞之外緣易動。故有
半塗而廢者。蓋道至於名利兩窮。才力難竭。苟非獨
立不懼之君子。孰肯終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其廢
宜矣。夫子曰。吾弗能已。學已知至知終。躍然見有誕
登之道。岍在。雖欲不前而不可得也。遵字淺。依字
深。遵字有意。依字無意。遯世句是狀。他依中庸的親
切處。一言依中庸而必曰人不知者。中庸之理至平
至實。有一毫與當世不相合。不可謂中庸。唯與當世
無一毫不相合。而世莫我知而不悔。方見其依中庸
之真處。若認作懸崖撒手。更不顧人。又是禪學非聖

學也。管云。遜世與避世別。避者必隱。遜者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隱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遜既遜於世。則見知者自寡。卽孔子之在春秋。委是不能不遜。然七十子與老聃伯玉輩。見知未嘗無人。聖人中。又真有一等不易世不成名。終其身不見是而無悶者。此易之潛龍也。潛龍與見龍。原無高下。而夫子則以潛龍爲聖人之難事也。故於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君子。獨聖之。若有不可幾及之想焉。此又聖不自聖之懷也。又云。依中庸矣。何以至於遜世。聖人不素隱行恠。又不闕。

然媚世則羶氣薄而聚羶者不附焉。亦若天山之相
遜耳。然而聖人卒無悔。非以不愧不作故無悔。蓋照
千生之因地者。緣不必結於一生。培萬世之道基者。
名不必成於一世。儒者不可不究此理。

四書說叢卷二終

重訂四書說義卷三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訂
章如錦無文

費隱章

中庸多爲隱恠的立教。彼只因不曉得費處是隱。別尋個玄妙之道。不知離却費更無處討隱。故澈潑形容出費來。與人看。那一處不是道。其實欲名言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如何可得。豈不是至費卽是至隱。末節收拾到實地工夫。直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亦不過曰造端乎夫婦而已。可見道未嘗不隱。而索隱爲

隱非道也。管云篇中凡稱君子之道皆根中庸二字來。中不離庸故費。庸不離中故隱。盱江云試看六經中曾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又云費字奇。隱字尤奇。費字重。隱字尤重。總是顯仁藏用而極力形容天命之不已也。疏意云首章云莫見乎隱。此不曰見而曰費者。費是費用之費。天地之化動而愈出。愈出卽費也。古今之用往而不返。不返卽

費也。君子之道，那一時不費用的，使費而可見如財之出，卽有窮時。此道則時時有用，時時無用，時時有，感有應，時時無感，無應，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卽章而萬象寂然，卽變而纖毫不動，非費之外，別有不見不聞者而爲隱也。瞿昆湖云：作文只講費字，隱字須在言外見出，隱非言語見聞所可及也。夫婦二節是極形容之詞，言夫婦而道在也，言天地而道在也，言小而道又小也，言大而道又大也，言鳶魚而道又在鳶魚也，總是極狀其費也，非是上節是形容費，下節是言道機之活潑也，二節是極力形容之詞，只

進退說去不必分頂。卽就一事。夫婦之所與知與能。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這固如是耳。筆乘云。可以知知非至也。及其至也。卽聖人有所不知焉。可以能能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能也。中庸不可能。聖人亦不能之也。不可能爲至道。不能之爲至德。曰道果如是至乎。曰此非予言也。子思子之言也。中庸其至矣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疏意云。不知是不可以知知不能。是不可以能能便有聰明力量到此處。總用不着。所以爲至。可見此理在人。愚不肖不會減。聖人不會增。

袁七澤云有所不知不能何以爲聖人。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首楞嚴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知此乃知。不知不能。正所謂聖人也。與其至也。就是與知與能之良。大段着力不得處。有所不知不能。不是聖人不能盡道。正形容道之至處。原自如此耳。袁七澤云凡物以彼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者皆道也。不惟不可言二。而且不可言一。又安得而載之破之。物之大小。卽道。

之大小也。因其大而大之，則道莫不大；而語大則大，不足以盡道。因其小而小之，則莫不小；而語小則小，不足以盡道。二語字妙，因語而有大小，道無大小也。鳶飛魚躍，不必推說是道之發見，鳶魚道也。飛躍道也。天地亦道也。總是一物也。上蔡云：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更有天，下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末節君子之道，急須着眼。無此一句提唱，一章書俱是談玄說妙。續了凡云：末節固是結上文，正是君子實用功處。董云：末正收拾。

到實體處。將夫婦日用工夫。明個無上易簡至理。謂人但從此端倪。究竟不休。便與天地無心之化。相爲照察。舍此爲端。卽是異端。舍此言至。終身不至。今人反認造端二字。以爲此特端耳。而更求其至。豈費隱合一之旨乎。夫婦日用而不知。君子知之而與夫婦同其日用。卽此便是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所謂造端者。非有他也。知夫婦之與知。卽其所不知。知夫婦之與能。卽其所不能。端卽至也。夫婦卽天地也。更何漸次之有。察與上下察字。同是不着力字。兩察字一樣。自道言之。故曰上下察。就人言之。故曰察乎。

天地。精。夫婦日游於費之中。而不知其爲隱。則亦終其身爲愚不肖而已矣。故隱而隱者。異端也。費而費者。夫婦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遠人章

董云。哀公章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以人名道。最爲真切契緊。無有剩解矣。雖欲須臾離之。其可得乎。有人。人之。人。有一人。之人。一人。人之。私也。一膜之外。爲秦越焉。跬步之餘。有畛域焉。唯求之於人人之人。則疾痛疴癢。自然相通。爾我形骸。自然盡撤。可以我治人。可以人治我。我可以人勿施我。

可以我勿施人。可以我責人。可以責人者。反責於我。何處爲藩籬。何處認血肉。而大道之行。如揭中天。而道真不遠矣。此中庸之旨也。余觀四節文義。本不相屬。非夫子一時之言。子思撮合成章。妙義躍然。張子三語之疏。奇特問簡。深得章旨。卽此三語。亦未易解。如以衆人望人。非姑息也。譬如衆人眠食。而一人獨否。則一人病。醫者治之。使還於衆人之眠食而止矣。又更何求乎。非曰必遺餘疾也。如已愛已之心愛人。唯聖人可以語愛已。乃可以語愛人。欲立欲達。聖人所以自愛而立人。達人則聖人所以愛人也。如嗜欲。

之好。非所以愛已者也。適爲戕賊而已。而欲以恕人。又還以恕已。則大亂之道也。譬之吾欲飯而勸人飯。可也。吾欲鵠而勸人可乎。以責人之心責已。非曰緩其責人之言。以顧其自責之行也。吾之所責於人者。乃吾之所不欲於人也。吾之所不欲於人。而還以求祛吾之所不欲。責人者固不容已。而責已者亦不容緩也。如曰吾未能事父。而且恕天下之爲子。置勿責焉。可謂顧行乎。故有餘之不敢盡者。非不盡其庸言也。不敢越於庸言之外也。與人子言孝。與人臣言忠。雖盡庸何傷。三語之解明。而後張子之旨得。以窺中。

庸之旨不難矣。○余按三節。總是發明道不遠人之意。卽散散說來。大意未嘗不貫。張子三疏。亦解道理如此。非教後人。決作三段看也。只是看得人字透徹。橫說。豎說。都是不遠道理。卽如了凡。以忠恕作貫。亦無不可。中庸大抵爲不庸者作。子思見世之遠人。以爲道者。多不肯認。今日愚夫愚婦之人。能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爲人子者。卽是道。而別求所謂高遠者。以爲之。不知旣不認其人。又孰爲其道。寧知人之分量。當下滿足。可以自治。可以治人。可以我施。可以彼受。言之爲庸言。行之爲庸德。愚夫愚婦。日用而不

知聖人終身由之而不盡。卽極之參贊位育。亦不過
慥慥君子之能事耳。有何不足。而必遠人以爲道哉。
錢緒山管東溟俱欲以人倫作貫。大意云。人卽下文
子臣弟友之人是也。以人治人。卽以子臣弟友之道
治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友者也。忠恕則以
人治人之則也。下則忠恕爲道之實事耳。管又云。按
春秋之世。已有離人倫而墮體黜聰者。故夫子發此
言。意非不佳。但中庸大意。以子臣弟友明人以能盡
子臣弟友明道。言人則道俱。言道則人俱。正見二者
說一合相。不可得。雖不外人倫日用。而非專指人倫。

言也。故人字不如渾融說爲長。人也。道也。連不遠也。說不得曰來遠者。對求遠者治病耳。續以人治人不使不及也。改而止不至過也。還其庸之人而已矣。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以人治人也。有餘不敢盡改而止也。還其庸之人而已矣。庸者人我之則也。續改而止不是止而不治以人治人復其所以爲人也。改者得其所以爲人也。道不遠人得其人卽得其道矣。止者卽此是道之意。不過求意落一層。○愚按道亦不容你過求得過求卽遠人非道矣。夏云道無過一忠恕而忠恕只在那一反已之間。道何嘗遠。又云

達字輕看。文氣宛曲如此。非果尚有所達。不然忠恕
在這裏。道更在何處。下二句亦是形容近易意。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人我之願。當念具足。道豈
在遠。夏云。道四節承上忠恕說來。這忠恕只爲自
家不能盡得。若盡却便是慥慥君子。何必遠人以爲
道。黃貞甫云。上面兩不敢字。正顧字之精神也。不
敢卽首章戒慎恐懼。有此心神常攝。自然言行相顧。
非必言時想行。行時想言。而後謂之顧也。○慥慥君
子。只得本分。若作贊美。便與不遠之旨千里矣。
續

素位章

通章只素位而行一句。素位而行。自然不願乎外。此
反覆語耳。其得力處。只在正已。反求諸其身。是其正
已。處正已。故無求。無求。故自得。若不言正已。而認隨
緣放曠。以爲自得。雖與行險之小人。用心有殊。其究
同歸於不自得耳。此聖賢涉世之實學。不可認作老
莊出世之旨。自得。照行有不得。看最分明。人歷一
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不盡。則方寸
之中。廣大寬平。真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謂自得。識得
此意。則憂勤惕勵。正與自得。不相妨。若說逍遙閑曠。
任運自然。則孔孟與老莊何異。且何以說反求諸其

身也。行乎素。故無入而不自得。勿認作行中光景。
李卓吾云。此全重自得。故無入不得。而自無出位
之思。苟無自得之妙。則視之如傳舍。亦一時影響之
見。自解之意耳。履之如實地。亦一時氣質之強。好勝
之私耳。易卽素位也。居易卽素位而行也。俟命不
在居易之外。末節引語。以發明君子之心事。射有似
乎君子。不是以射比君子。當以君子爲主。君子之正
已。無求。無有能似之者。唯射爲有似焉。射者之反身
正其正已。君子之正已。正其反身。皆從源頭上着力。
此之謂素位。此之謂居易。

行遠章

遠邇高卑。同是一道。譬之出門一步。與行千里。同在這條路上。君子工夫。祇有卑邇。而高遠卽在其中。此二句是圖圖話。故又引言二節。今人想出個意來。所引是可近可遠之詞。如以妻子兄弟對父母。則妻子兄弟爲卑近。而父母爲高遠。如以一家對天下國家。則一家爲卑近。而天下國家爲高遠。蓋工夫在於此。而機通於彼。真有不期然而然者。舉一端而可以得其意矣。舊說太無歸宿。人不出道外。而不肯安心者也。君子亦同在道中而安心者也。終日邇。終日遠。

矣。終日卑。終日高矣。一似無心者然。此辟如之旨也。故下文卽以不期而至之意以證之。往持階級之說。殊覺未是。續管云。子思慨世之不庸者。騖高遠而忽卑邇。故彊分階級以破世人之惑。使學道者有所持循而入。其實道一而已。寧有遠邇高卑之殊哉。聖人不離庸行而上達天德。亦何漸次之有。學者未達卽爲卑近。旣達便是高遠。故曰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愚謂首節彊分階級以示人。引言則舉階級而掃之。正見邇之未始非遠。卑之未始非高也。

鬼神章

通章俱是贊鬼神之德之盛。天下理氣原不相離。中
五節言氣卽是言誠。不可以上說鬼神之德之盛。末
節推鬼神之德之所以盛。作兩截說。蓋天地之功用。
總○卡○誠○所○貫○徹○耳。非贊鬼神也。贊誠之不可掩也。
鬼神特不可掩之一節耳。故曰如此夫。續鬼神卽是
陰陽。乾○關○坤○閤。暑○往○寒○來。日○升○月○沈。草○木○生○落。血○氣
死○生。皆陰陽屈伸自然之運。但其推於自然。行於不
得不然。旋轉變化。神奇錯愕。似有物焉。以主張之者。
故狀之曰鬼神。鬼神者。陰陽之別名也。故張子曰。二
氣之良能。朱子曰。陽之靈。陰之靈。皆是也。若饒氏所

云屈伸者陰陽。能屈能伸者鬼神。則是陰陽之外。別有一鬼神以司之。而屈伸者與能屈能伸者。顯然成二體矣。孔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朱子以陰陽屈伸分鬼神本此。然其理未嘗不互根。如四時則生長爲神。收藏爲鬼。然春夏未嘗不殺。秋冬未嘗不生。如人身則動闢爲神。靜翕爲鬼。然動中萬念亦自起滅。靜中呼吸未嘗暫停。如人死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然升者升矣。而往不麗空。魂亦魄也。降者降矣。而形潰反原。魄亦魂也。蓋陰陽屈伸互根。自是實理。朱子云。爲德猶言性情功效甚是。但不可

以視不見聽不聞爲性情。體物不遺爲功效耳。鬼神無性情功效之可見。凡性情功效之可見者皆其性情功效也。只看體物而不可遺一句便見。疑問云。視之而不見三句合看。方見得鬼神之德之盛不專重下一句。疏意云。譬之虛空。執之無象。叩之無聲。而形形色色。纖纖鉅鉅。無一件不在其中。雖欲遺之而不可得遺也。朱子云。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理。卽是鬼神之德。猶云卽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又云。不可遺只是入毫釐絲忽也。是這陰陽包

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也。楊龜山云。體物而不可遺者。妙萬物而無不在也。使天下節。不是以祭祀之鬼神。驗造化之鬼神。天下無二鬼神也。鬼神既體物而不可遺。則盈天地間。莫非鬼神也。驗之祭祀。而鬼神體祭祀也。驗之承祭祀之人。而鬼神體人也。觀之上而上在也。觀之左右而左右又在也。無所不在此。鬼神之所。以爲體物而不可遺也。引詩正形容無不在之意。感格意不重。使天下節。是視之而不見一節之驗。非止釋末一句。祭祀節偶舉其一言之。以見其無不。

在故下文急頂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語意周匝如
待祭祀而後洋洋則鬼神之所遺者亦多矣夫微
之顯承視之節說來言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一何
其微而顯也不可以不見不聞爲微體物不遺爲顯
朱子云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造化陰陽之
理也實有是理卽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
疑問云誠與鬼神非有二也猶鬼神之體物非有二
也鬼神體物誠體鬼神中庸此處方說出誠字
高中玄云或問中庸爲學者作乃言鬼神之事何居
曰意非在於鬼神蓋卽鬼神以發明微顯之義耳夫

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非專言鬼神也。猶之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非專言水也。知微之顯。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誠則久。久則微。而博厚悠久之業大。誠則形。形則著。而明動變化之功成。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許敬菴云。孔子有感於妻子兄弟父母之際。而喟然歎鬼神之德。非歎鬼神也。言其誠感誠應。一神所爲。而非聲音笑貌之所能及也。故引詩云云。世人好言天德神明。無聲無臭。而不知體察於人倫。造端於夫婦。是以探之愈精。而失之愈遠也。中庸爲隱恠而

作也。子不語神而何以言鬼神。夫言至於不見不聞而齊明盛服。不外日用之常。洋洋如在。不出天地之外。固愚夫愚婦之可與知與能者也。故曰夫微之顯。夫子非言其微也。言其顯也。鬼神一庸也。夫子滿眼見天地之間。莫非鬼神也。故開口贊他其盛矣乎。正贊其顯也。豈惟此哉。中庸一書都說顯。

大孝三章大意

董云。中庸一書。專爲隱恠對症之藥。至於舜之鰥而君武之臣。而君周公之相。而君豈不是。宇內恠事。而聖人未嘗避之。而不爲。則知道本無恠。亦本無庸恠。

而不得不惟。雖惟亦庸。所以子思將聖人幾件奇事。都作孝看。依然家常日用之倫。初無非常可異之事。而中庸之旨深切著明矣。又云堯舜揖遜雖奇。猶不改君臣之倫。至於武王親加鉞於紂首。此於君臣庸行更覺恠異。而子思收拾來作一段中庸。且不但以爲君臣之倫。而以爲孝也。其旨深矣。

大孝章

夏云孝本是庸行。然孝至於舜便致得許多無限好處。來這無限好處。皆孝之極際也。所謂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者。所以爲大孝。董云舜之

大孝安在哉。德爲聖人而已矣。其他諸福。聖人看作
舜遇之隆。不知都是德中該有的受用。必然而非或
然者。疏意云。生物節發明必得之理。曰生物而不
言殺物。曰篤而不言薄。重生物邊。天以生物爲心。無
一物不欲其長養加厚。但和氣流行。常與物之好者
相湊着。是謂因其可厚而厚之也。栽者二句重上句。
下句只帶說。引詩亦只是證栽培之意。朱子云。唯
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旣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爲政
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
思。末句不必粘定舜說。了凡云。受命是保佑之

命不必說定爲天子。儻或一時有兩大德。將皆爲天子耶。或問太德如孔子。何以僅得名而不得祿位。壽則必之義何居。曰此只論其理耳。若兼數論。便有得不得。董云曰必受命。不必於命。而必於受命者也。而世人妄以顏夭憲貧。將聖人四必之旨。作一種疑案。不知聖人之所謂祿位名壽者。固已踈而不漏。必然而不爽者矣。

無憂章

董云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武王竟取殷家天下。以世俗論。豈不是貽文王憂者。借曰不貽文王以憂。

豈不是化家爲國。另起一番事業。而夫子方以爲述。方以爲繼。方以爲成德。方以爲孝。方以爲善繼。善述。將觀兵孟津。與有二服事之念。打作一樁事。會成一片心。而放伐之業。竟與大舜同其受命。此子思之旨也。君子而時中。時所當然。不得不然。稍或違時。不入於過。便入於不及。文王之時。宜無憂而無憂。便是文王之時中。武王之時。宜征誅而征誅。便是武王之時中。周公之時。宜制作而制作。便是周公之時中。文王之宜無憂。今雖不可想見。然以武周證之。武之時能不征誅乎。周之時能不制作乎。則文可知矣。且本文

曰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分明指出個文王之時。曰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分明指出個武王之時。至末節首貫一句武王末受命。便見周公之不得不然處。此章是夫子偶論周家父子之間。不必爲中庸而發。子思引以相證。然聖人之心。天理爛熟。自然與中庸相合。卽謂論中庸可也。了凡云。首節正見文王能盡中庸之道。若說文王父賢子聖而無憂。只是一時之遇矣。非道也。不知父爲賢父。則承之更難。子爲聖子。則開之更難。此正當有憂者。况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者。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所以開

之者。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曰。惟見惟文王能之。而他人不與也。不然如蔡叔以文王爲父。聖父也。以蔡仲爲子。賢子也。豈得便無憂哉。管云。舜之後。唯文王之德爲至。故續舉之。蓋夫子甚重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述卽述王季之所作耳。作述不及大統。則依然有邵氏之家業也。武王勝殷。過劉出於文王本願之外。文王但見子之能述父業而足矣。夫何憂。此夫子表文王之隱意也。端簡錄云。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曰。身心猶歉焉。曰。不失。亦險矣哉。黃氏云。一戎衣而有天下。亦見順天而滅商。若謂十一

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是以臣脅君矣。豈不悞哉。○
三條解經義如此。若子思引入中庸之意。所重不在。
第三節只重成文武之德一句。下皆是成德處。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之達。是下通。喪禮二達字。是
上通。了凡云。塋祭止言大夫士者。以諸侯世爲君。
庶人世爲民。無異爵也。講錄云。達乎諸侯大夫及
士庶人。管至祭以大夫止。喪禮是因祭禮說及耳。
呂氏云。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
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之子也。正統
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

而大夫降。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朱子曰。夏商而上。想皆簡略。只是親親長長之意。至周添出許多降殺貴貴的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代所未備。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達孝章

達字與上章二達字一樣看。上是達於人。此是達於

時非通謂之孝之說也。夫孝者節。分明是訓一達字。泛論之詞。亦不專指武周也。若專指武周。何不曰繼先王之志。述先王之事。而曰繼人之志。述人之事也。春秋三節。方指武周說。達孝不必苦以通達作解。卽如註通謂之孝。亦無傷。此節是虛贊之詞。轉下方疏孝字之義。春秋以下始舉武周以實之。玩夫孝者三字自見。續春秋二節。共是一時事。都是所制祭祀之禮。重在祭祖考。上特其中寓愛子孫臣庶之意。故其後以愛所親一句總之。要之亦在祭尊時節愛之也。或以禮義看。或以時祭祫祭看。或以通上下分看。

都不是。春秋脩祖廟陳宗器等是祭先。自事也。又其祭時序昭穆序爵等是當祭。一日事也不必分屬位禮樂三句。亦俱就祭說。愛敬二句就上三句看出五其字分明是武周。而注云先王者先王之志事之所在。雖謂先王亦可也。三節總是發其孝之達處。意猶未足。故復說末節以見其禮義之宏深。郊社四句只作敘事語。文氣若曰惟其孝之達也是以先王止用社以祀后土。而今則制爲郊社以祀上帝焉。先王止用五廟以祀祖。而今則制爲宗廟以祀先焉。斯禮也。斯義也。幽以通覆載。水木之精而明以成太和永。

清之治。假令有明其義理者。猶不難治國。而况身擅
制作者乎。總以明其制禮之精。非重明之者也。今人
說得郊社四句太重。似又起一頭。故語意不肖。了
凡云主宰曰帝。尊無與並曰上。郊祭天。事其覆物之
帝也。社祭地。事其載物之帝也。不言后土。非省文。武
周制禮治國。同出於一源。纔明此。便曉彼。若說鬼神
難事。人民易齊。則幽明有二理矣。

一說董云。此達字與前章達字正相承貫。見得武之
征誅。周之制作。只是武周之孝。而武周之孝。又是天
下人人之孝。所以歸之庸德也。且如聖人之孝。聖人

做得。人人做不得。便是怕。善繼善述。亦豈但武周繼述得。辟如魏顆之從治命。屈建之不薦芟。亦其彷彿。亦是人人做得。必如此方謂之孝。必如此而後人子之繼述爲不窮。奚必君臣改革之會耶。春秋兩節。都是通於上下。卽如祖廟一事。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雖有厚薄之殊。都有可脩。則都有可陳。可設。可薦矣。而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亦可隨分而盡矣。若然。則所謂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如生。如存。又豈獨爲武周設哉。辟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則所踐所行所奏。亦皆大夫。

而所謂善繼述士之志與事者莫加焉。則亦孝也。故曰孝之至也。孝達於天下而至歸於一人矣。末節又推至於祖之祖。見孝之至者。雖草木昆蟲無不打作一家。而況同胞乎。所謂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者也。試取西銘讀之。而此節之非贅語可知矣。

昭穆○吳氏徵云。天子七廟。受命之主爲太祖。廟居中。東三昭。西三穆。凡六廟。廟祖高曾爲四親。廟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爲二祧。廟合之爲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主。親盡廟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北。百世不毀。與太祖同。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合之爲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始封之君爲太廟。合廟祖高曾四廟爲五。無二祧。又無功德之宗。故其祫祭也。有時祫而無大祫。時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

祭於太廟大禘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則初爲大夫者與祖禘二廟爲三廟。上士二廟祖禘而已。無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禘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寢而已。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禘若欲祭祖則於廟祭之上士欲祭高曾則於祖廟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中祭之。朱子云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廟皆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孫毓云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太祖廟居中百世不遷自餘昭穆每易一世而一遷其遷也新主附於其班之南廟則遷其班北廟之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廟凡廟皆南向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祔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廟東向自如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祔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二世之主旣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有明文矣蓋二世

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則右反尊而左反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崇卑。故七廟同於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紊。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又云。父爲昭。子爲穆。父親也。親則遇。不可不別也。祖爲昭。孫亦爲昭。祖爲穆。孫亦爲穆。祖尊也。尊則遠。可以不別也。旅酬。○許氏云。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

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酌。主人舉觴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觴於長兄。弟於酢階。亦先自飲。以進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觴於酢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酢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此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觴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觴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觴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謂逮下者如此。燕毛。○原旨云。非是別毛。髮以爲坐次。齒序在昭穆時已定。至此又別老老之義。故略其少者。而只燕其老者。但在宗廟中尚論爵。爵同則序齒。燕於寢則不論爵。而專序齒耳。郊社。○袁氏云。古者天子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其他非時祭天。禮之重者。亦謂之郊。輕者謂之類。此皆惟天子得行之。夏至祭地於社。天子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其次則祭地於社。天子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

夫士庶人謂之里社。地猶母也。親而不尊。故皆可以社而祭之。天子諸侯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注。渾言社祭地者。考之未詳也。

哀公章通義

或疑中庸論道之書。子思將夫子論政一章。收拾在內。何也。不知大孝無憂。達孝哀公四章。皆以事明中庸也。事卽道也。通章只重其人存三字。人存而政之舉。不待言矣。觀下節曰敏。曰蒲蘆。然說得十分快便。正見有人不患無政也。所謂有天德自有王道也。然所謂人者。不是軀殼之人。原來付與之人。故曰仁者人也。仁之中自然有義有禮。親不得不親。賢不得不

尊等殺不得不別。森森具足。無少欠缺。方謂之仁。脩身者必洞然朗徹。一一還其森然具足者。方謂之人存。故說思修身不可不事親。知人以極於天。天卽下知之誠。但此處不明言之耳。惟其無不出於天。故達道有五。達德有三。而行之則一。知有三等。行有三等。而成功則一。天下國家之經有九。而所以行之則一。一者何也。誠也。誠非豫不存。身非漸不能誠。必曲盡其求誠之功。而後誠可幾也。何也。誠者天之道也。謂之天道。必聖人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後可以言誠。可以言天耳。苟未能天。而求合於天。非擇善固執。

百倍其明善之功。何以一乎。何以天乎。至於愚者明柔者彊。而人亦天矣。所謂行之者一。而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者也。是之謂人存。而文武之政。亦不徒在方策。而有所以行之者。一寓其間。政不斷舉。而自舉。而王道備矣。或曰。謂天卽誠。是以天爲自然之人也。與朱氏皆天理也。得無礙乎。曰。不礙也。一理而已。就人心言之。則爲誠。對仁義。抽出言之。則爲禮。故統以人言。則天爲仁者人也。之人之自然。而尊賢之人。未常不在其中。對知人之人言。則天爲所知之人之自然。而能知之人。亦未始隔於其外。總之大旨。是要人

存人而存人之微意是要人求誠觀其既曰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而又曰不誠乎身不順乎親既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而又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橫說豎說意在脩身至於歸根處不曰知天則曰明善意自可見如必以刻舟求之則至聖微言迷陽載道自費隱章起至鬼神章和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自大孝章起至哀公章未而結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見無理無事不本於誠也誠非聖人不能有而亦豈愚夫愚婦之所無此之謂中庸也子思櫟括聖言以成書卽非有意爲文而周旋回顧

自有可想見者。余謂費隱五章以理明中庸。大孝四章以事明中庸。殆非臆說。

文武之政九節

疑問云。其人存。其人不存。人豈有存亡。生理存則存。生理亡則亡。故下緊着仁者人也一句。其人存。人字尚是渾融說。曰人道則兼君臣不待言矣。故卽承之曰爲政在人。言人道斂政。故爲政在人道也。但所謂人道者。必合所取之人。與取人之身。而量始完。又必納道於身。納仁於道。而人始真。猶恐哀公不能卽領。而又疏之曰。所謂仁者。卽當身之人是也。人有是軀。

殺卽有是真精。親自然親。賢自然尊。等殺自然條理。天之所定。不容違也。缺一於此。可謂人乎。人第曰脩身脩身云耳。不知事親是身之中無仁矣。不知知人是身之中無義矣。不知知天是身之中無禮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自不可以不事親。不知人不知天也。夫身之量如是。是以身在而道俱焉。達道有五。皆所以脩身也。道行而德顯焉。達德有三。皆所以脩道也。雖知有三等。而知之則一。雖行有三等。而成功則一。何者。氣稟有厚薄。而人無異同也。人惟不盡三近之功。故氣稟不盡。而真身不現耳。苟知用三近之功。

自然知吾身爲仁義禮合體之身。而事親知人知天。自不容已。治人治天下國家。於何有哉。所謂人存而政舉者此也。以敏字代則字。以敏樹狀敏政。猶未已也。又舉蒲蘆以實之。疏意云。取人以身。不但君不明。無以知人。縱知其爲賢。而君身不正。亦無以用之者。其精感召。自有機神。初問云。以道是件件納於軌物。以仁是軌物中一段真意。非身是一個道。又是一個仁。又是一個。疏意云。上說脩道以仁。而此說仁以親親爲大。則仁的工夫。又似從道上說起了。上說取人以身。而此說尊賢爲大。則仁身的工夫。又

似從取人上做起了。此等處須仔細理會。聖人之經綸。從一根上發出來。都來只是一件事。故賢愈尊則身愈脩。身愈脩則人可取。道與仁亦非兩物。自理而言曰道。自心而言曰仁。以真心而敦倫。心卽理也。因倫而益盡其真心。理卽心也。無理外心。亦無心外理。看得此意透。則堯舜文武之宗旨。不遠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語氣極重。不可不脩。而仁義禮烏容已乎。大意曰。思脩身。不可不事親。知人知天云耳。思事親。思知人是過。遞語不得過泥。續刪正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五看。只作數目說。不可露誠字。

然非有個一者在則所行者何物須說得有分曉。參元漫語云在知識上論確然有此三等若在本體上論自聖人以至途人俱是生知其學知困知在去蔽之功有難有易耳。疏意亦云若非性分上原帶得聖人體段來雖困亦不能通雖勉亦不能利矣。安能及其知之而成功一耶。疑問云此節只重困知勉行上好學三句正說困勉事。

九經至末

上既言人存不患政不舉矣此則承之曰舉政如何。不過舉文武之九經舉而措之而事於此盡效於此。

收矣。然是行也，必有所以行者，所以行者何？誠也。誠豈襲取之謂哉？苟非從容中道之聖人，必盡擇執之功而後可由人道以入天道耳。然所謂誠之之功，亦卽上文親親尊賢之道。反而遡之於當體之身，使其人不失其仁義禮之初，而輓近之人，陶鑄文武而有餘矣。上半是言人存不患政不舉，下半是言政舉必本於人存，上是論理，下是教哀公實下手用力耳。

陳氏云：經有九，其實總是三件，三件合來歸於一件。蓋敬大臣掌事、體羣臣掌事，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親親來，百工親親、柔遠人親親，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

脩身來刪正云。一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一自親親之殺而推之。刪正云。上曰脩身以道。此曰脩身。則道立。所立者卽其所脩者也。又云百工者財用之所自出。如織紉可以足衣。食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章句通工易事。農末相資。只就貿易一事說。非其旨矣。觀下文日省月試。全不在貿易上。原旨云。畏字出於懷字中。蓋天下之心既合。則朝廷之勢自尊。有不得不畏者矣。質言云。齊明節要看幾個所以字。是我以此去脩之勸之。非他自爲我脩勸云云也。疑問云。官盛而任其使令。細事勿煩。謀斷自此出焉。所

以勸大臣也。朱子云。忠信二字。九經事事俱要的。却專以屬羣臣者。疏遠之臣。難得一一信任他。就不足處說耳。疏意云。九經雖不同。然所以行處。只這點精神運用。如弄傀儡者。悲歡離合。種種各別。然牽線索者。總是這個人。更無二樣。此與上達道節。須玩所以行之四字。此便是孔門一貫之傳。亦虞廷精一之旨。董云。豫立節。所以表存誠之功。而不可以豫立爲誠。在下所以推誠身之要。而不可以漸爲誠之。豫要之得。其意而歸。重於誠身一段可也。刪正云。前定卽豫也。言前定者。不是先時料理其言。事前定。

者。不是先時經畫其事也。凡事皆在外。而理則在心。先明乎理。而養之於未發。則謂之豫。客感未形。而此心確然有真見。萬變不搖。則謂之前定。非二理也。言之而有所窒礙。曰隘。內省而惡於志。曰疚。行有不慊於心。曰困。取之而不逢其源。曰窮。朱子云。道前定一句。又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裡面。是有個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處置得。刪正云。在下位。節與前不可不脩身節。實互相發。前說不可以不脩身。以下事親知人等項。皆爲脩身而設者也。此則自獲上推。至於誠身。中間信友順親。皆待

誠身而盡者也。總之都重在身上。明善是致知。誠身是誠意。致得盡時。自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袁云。誠身工夫。全在明善上。善卽繼善之善。是我本來真性。常人迷却本來。所以離真逐妄。儻當下識得本心。則真性自然顯露。任真而出。何暇思維。信心而行。何勞勉強。一念如此。便是一念聖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聖人。苟未能然。須是擇善。擇求明也。時時保求此明。便是固執。譬如家有千金。藏在櫃中。偶然忘了。只管向外馳求。及至得來。依原先在櫃中。不從外得。亦不關向來馳求之功。擇善工夫。亦自如此。理本完。

具何用外求。臆言云善是我本來面目。只緣自家
迷失本來面目。不免另將一個面目。認爲已有。此只
是妄。一旦認取本來面目。卽一毫一髮。非我本有。自
然容留不得。故人只患不明。不患不誠。程子云。從
容中道。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思不勉者。自在道上
行。何必言中不中。解詮云。擇善固執。總謂之明善。
言明善而誠身在其中。彼擇乎中庸而不能晷月守
安。得謂之明善也。二程云。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知
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
是知。疑問云。擇善固執。只是思勉而中道。又云。

博學二節。一氣說下。不可分學利困勉。亦不可分志與功。夫子前說知之成功。則一未會說。所以知行事。故一一備言之。見好學力行知恥者。必當如此去做。到愚必明。柔必強處。則知之成功。果無不一矣。此夫子極善曲引處。董云。如遇親學孝。遇長學弟。以至問孝辨孝。思孝篤孝。相爲循環。如待讀書講明之後。然後事親。則定省之曠多矣。篤者始終如一之謂也。不宜偏在行也。疑問云。慎思者。專一以致精。而心不泛從容。以待悟。而神不勞。疏意云。明辨者。謂所思既得。又須審辨一番。何以故。卜度成悟。善體宛然。

認賊作子。自家本來善根。封閉愈密。不得出頭。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豈得不辨。明辨之後。止一善體。炯然。豈容着一毫精采。故曰篤行之。續有弗學。不是不爲。則已。豈謂人可不學也。乃是除却不必學。不可學者。故云。疑問云。學問思辨。必求其至而後已。自然算不得工夫。貪不得懶惰。所以百倍其功。必明必強。不必作惟原說。果能百倍其功。卽此是明矣。卽此是強矣。天下豈有定見定力如此。而不可謂之明強者乎。到此則生知安行者。亦不過如此。故曰及其成功一也。